

集部

靜脩集卷九 遺文三

元 劉因 撰

碑銘表誌

清苑尹耶律公遺愛碑

至元九年五月以工部主事耶律公伯堅為清苑尹後四年八月用臺薦擢同知恩州事公字壽之恒州人氣豪與有幽燕俠士風其接人雖一無所失而中有裁鑑樂與當世名士游雖貧乏至典衣延至不少懈有御錯

縱才昔或爲公規措關陜川蜀財賦詔可之公至爲條
件利病疏畫出納事洽而物安識者稱其能性明決憲
司及府有滯獄必檄公平之公能不以刑得其情而訟
者亦以公所理無冤爲政不事表暴而民知愛不任刑
罰而民知畏作事必爲遠計使人得以守其成法而不
即壞亂其處己御下則欲與者避其廉受罰者思其公
其爲清苑也安肅若徐水之害訴於大農欲以人力奪
水之故道道而東之東則縣之境也其地形有不能遂

其迅激之性者而水必終返其故道而其沮洳波蕩壞民田幾千頃彼之害既不得而除而重以其害貽我畚鍤已興民睨視之莫知計所出公為圖地形指陳利害要農官及郡侯與俱行視以止之縣之西塘水利溉民田甚廣有力者以磑奪之而民無訴所公至為斷理以每歲溉田之餘月分之磑仍聞省部著為定制縣居南北衝每歲為親王大官治供帳於縣西以十月成至明年復撤而新之吏得媒蘖其事而至歲費不貲公以一

廢館舍移其所不足分俸禄以繼之館成而是役絶縣西南衞村多古阡堠溝壍時伏盗其間公為墮其高堙其下而奪其穴焉盗於是息縣舊雜民居而縣之塩法息錢例當已有公曰是錢在我不必有公廨在縣不可無遂割之以起廨凡連年和買之不降其直者公至白之執政盡降之凡府之賦縣有不均者公輙曰寧得辠於上不敢得辠於下必為爭辯得其平而後已移恩之明年恩人已刻石頌公又明年清苑之耆老故吏亦思

公不忘以予與公有一日之雅介吾友趙安之請予紀公遺愛予亦樂以循吏為天下勸而又喜邑人能被公之化而不忘其舊官長之賢故次第其民之所以謡公者而為之詩庶其登之採官以存一邑之風且為他日太史氏之傳循吏者以張本焉嗚呼使邑人歌之野足以為農勸歌之邑足以為吏勸歌之道路閭之足人又足以致奪公之私怨公早歴臺閣人望其通顯可立致既而獨從外補今又老且病將不能復興功名會此在

人不能無少難者而公處之裕如使思人聞而歌之以壽公則其沈滯之思雖不待有所慰而後忘而其及人之樂則或因此而長之也其辭曰

我行東野有田離離燥焉膏腴彼鄰不知持以蠲水孰恤我飢惟耶律公出言若堤奪田於水障水以歸西塘之陂無水旱虞非陂得歲食我惟渠水匪附勢奚捨我趨望公之來使我心休公浚以理渠來舒舒公實水來公實水去田雖我田實公錫與我之德公非惟水故有

勢非水微公孰禦縣官渠渠公力所支昔有緜棼今皆
畫棊閒公車者更戒勿嬉旂來揚揚有宮以息彼安其
宮我安斯室車不知服予不知力彼盜之穴南據邱隅
公行視之荷鍤與俱昔路斯棘化而通逵奪田與我奪
時與我以耕以食于以飽我食惟公食持以勞公公曰
歸止飽爾羸癃公堂燕深孰公不容天乃私恩奪公之
東惟彼東人相戒以化無勞我公我思我公神其相之
惟壽康公俾公其來之

孝子田君墓表

嗚呼天地至大萬物至衆而人與一物于其間其為形至微也自天地未生之初極天地既壞之後前瞻後察浩乎其無窮人與百年於其間其為時無幾也其形雖微而有可以參天地者存焉其時雖無幾而有可以與天地相終始者存焉故君子當平居無事之時於其一身之微百年之頃必慎守而深惜惟恐其或傷而去之實非有以貪夫生也亦將以全夫此而已矣及其當大

變處大節其所以參天地者以之而立其所以與天地相爲終始者以之而行而回視百年之頃一身之微曾何足爲輕重於其間哉然其所以參天地而與之相終始者皆天理人心之所不容已而人之所以生者也於此而全焉一死之餘其生氣流行於天地萬物之間者凛千載而自若也使其舍此而爲區區歲月筋骸之計而禽視鳥息於天地之間而其心固已死矣而其所不容者或有時發焉則自視其身亦有不若死之爲愈者

是欲全其生而實未嘗生欲免一死而繼以百千萬死嗚呼可勝哀也哉先人嘗手録金源貞祐以来致死于其所天者十餘人而武臣戰卒及閭巷草野之人為多而予每覧之未嘗不始焉而慚惕若不自容中焉而感激為之泣下終則毛骨悚然若有所振勵者故為之訪諸故老摉諸小説攷其姓里增補而詳記之惟恐其事之不傳也近復得清苑孝子田君焉貞祐元年十二月十有七日保州陷盡驅居民出而君及其父與焉是夕

下令老者殺卒聞命以殺為嬉未及君之父者十餘人而君乃惻然欲代其父死遂潛往伏其父於下以兩手據地俛而延頸以待之卒舉火未暇省閱君項腦中兩刀而死夜及半幸復蘇後二日令再下無老幼盡殺時君已以藝被選而行次安肅矣聞其父死謂人曰我當速歸葬吾父遂歸求父尸而得之負以涉河冰傷脛至血出發母塚下尸而塞之乃還而衆不之覺也嗚呼此其所以為孝子者歟其子道章姿高爽喜讀書而遺山

元公陵川郝公皆嘗爲詩文以美之雅善予一日狀其父之孝行訪予于易水之上且曰古者孝友雖庶人得書于史官而先人之孝行若是生無一命之旌而死遂無一言之託以傳不朽爲先人子者亦何以自立於世令謀所以表夫墓惟先生實哀之言已泣數行下嗚呼予尚忍不銘君也哉君諱喜世爲保之清苑人其仕至佩金符其壽四十三其卒則歲乙未閏七月考彦妣喬母兄嘉其所娶實望族韓有婦德鄉里稱爲韓孝婦其

壽八十六男女三道昭道章裴氏女寅孫五温良恭儉讓曽孫四元亞季德昌銘曰

嗚呼蹈斧鉞而致死猶淵冰之歸全其死者藐焉此身之微其全者浩乎此心之天有纍雖丘匪丘者存有圖雖石匪石惟文百世之下有旌古而勵俗者必名此曰孝子之原過者其式之孰獨匪人

洛水李君墓表

君諱守通字彦誠姓李氏其先中山人五世祖從大宋

靖國間仕致朝散大夫因宦游至洛水愛其風土衍沃而占籍焉遂為洛水人高祖惠明中武舉官武翼大夫同知鄜州節度使曾祖智靜避靖康之亂隱居不仕祖德遷娶劉氏生君之考道元讀書有立志動止以禮年五十即斷家事闔白就太一翁受道籙閑别第以居娶張氏生二子長曰守進君其次子也君資樂易與物無忤喜施予善談論能言漢唐五季事歷歷如數目前君既故家且有才具故素為州郡所推擇及金人南徙國

朝還諸州工人實燕京而隷洛者即舉君授符而捴之後以將作如制數蒙寵賚已而不樂曰是身可役役於是耶遂委符歸鄉里歲時會耆老故人相與娛樂享年九十以至元九年十月二十有八日無疾而逝葵武道鎮先塋娶景州處士劉從直之女婦道母儀鄉邑以為法先君二十年年五十八卒生男子三人長全福季全安皆早世仲子曰全祐女子一人適千戸任某初東瀛先生蕭鍊師公弼有重名所與游皆當世名士今上在

潛邸屢以安車徵之至則待以客禮其前後條對惟及
治道而所薦舉亦皆天下之選蓋奇特之士厭於世故
而以方外自隱者也君以全祐幼有羸疾不任婚宦乃
命棄家師事之今以學識清修先賜號觀妙大師再加
純一真人深為上及皇太子之所眷顧焉一十五年春
純一遣使持君世次行事請於予曰予家自朝散公起
家兩世貴顯後漸卑下爰至先考方圖遠紹先業尋又
棄去而以樂終今全祐老矣雖兩被璽書而奉祠宮觀

之秩甚隆復不能追及先世又旁無支屬可以後吾親者思所以慰吾親惟有旌紀邱壟之一路耳平昔頗交吾子凢以是故今敢以是累吾子吾子其母辭嗚呼吾純一託跡玄虛既老而能不忘其親雖其天曩之秉自不容已然予於是益信東瀛為奇特之士而其門人之所觀感而得之者固如是廼為叙其始終且系之辭以識吾純一之悲焉曰

天開兮地闢惟寅兮生人寅之所生兮有吾之先襲億

萬傳兮延及此身如根而幹兮如榦而枝前既有承兮後當有滋惕焉傷哉兮而息於斯禀世短長兮厥初不齊不滑以人兮乃天之為稽伯陽之崇崇兮曰生與慈彼綿綿兮其不輟兮由叚干而膠西物與道以為體兮今舍此其孰依惟純一之趣詣兮知返本之當悲渺黄鶴之翩翩兮過故墟而徘徊撫長楸而太息兮勒金石以告哀

處士寇君墓表

君寇氏諱靖字唐臣祖禹父曾耕於中山安喜陘號賀行家君始力學為士當金遷國汴梁河朔內附一軍分戍鎮定閭開府屈君為掾時約法未定刑賞惟意君所論一如平世師出將吏頟士卒輸擄獲為常君獨不取惟受田募十戶為屯以食汴梁既破衣冠內從者大為斂所苦君見之必盡力以恤天下既定中書令耶律楚材奏疏遣使分諸道設科選士中者復其家終身擇疏通者補郡縣詳議君既中選仍署之縣君曰向從事紛

紛中思濟人且自全耳今兵已戢獲奉先人遺體守墳
墓足矣尚復仕耶乃謝去隱居教授安勤樂儉日為琴
數弄讀易一編即所居自號松溪翁其子三為關洛州
郡恒得以佳山水悅親籃輿孫擁琴尊僮隨徜徉嘯詠
超然物外自樂也君安重善下澹然無緣飾重以經涉
世故學易見消長理故一意事内於凡得喪欣戚不久
留中嘗偶為淳薄輩所陵侮觀者怒欲前擊君止之曰
彼智不及相知故然是宜哀矜家有私口二三君歎曰

物理有代謝是既服勤我久子孫宜不忍更隷之也悉

毀劵釋去年八十以至元甲戌九月三日無疾而終塋

先塋東北以其配蒲水魏氏祔子男二長元亨幼失明

精於術數次元德早以文學名天下相國廉希憲薦事

今上潛邸從征江南自真定宣撫司諮議歷懷孟京兆

判官遷知陜州再加同知岳州總管轉同知京畿都漕

運使改燕南河北提刑按察副使今擢為兩浙都轉運

使為政廉易姚左丞樞楊參政果王承旨磐皆作詩以

美之女一嫁同里著姓甄氏孫男六曰某某女三皆嫁仕族因及拜君床下嘗與聞其平生重以其子請宜銘以表君曰

閱衰或興象消息也感彼更迭無終極也寧閑靈臺爲樂國也早勤耄歌時所職也彼蜚冲天伸此屈也有繁孫枝本惟一也體君所學銘以易也

武強尉孫君墓銘

戊申夏六月丁巳武強尉孫君以疾卒臨卒䟽其子繼

賢等曰吾以先世之澤生而有大幸四若等可念之勿忘金崇慶末河朔大亂凡廿餘年數千里間人民殺戮幾盡其存以户口計千百不一餘而吾與存焉一也其存焉者又多轉徙南北寒飢路隅甚至髡鉗黥灼於臧獲之間者皆是也而吾未嘗去墳墓且獲尉鄉縣焉二也當其擾攘時侵凌逼奪無復紀序而吾四妹一弟俾皆以禮婚嫁今皆成家若與世變不相與者三也平居非強宗世亂受凌暴自其分爾而吾乃為鄉人所推遂

得挺身樹柵保千餘家凡族黨姻戚皆賴以安全四也吾挾是以没上有以承先人下有以遺若等無恨矣後卒十日祔塟范原之先塋後三十有八年繼賢始狀其爵里且誦所遺言請予銘予按君諱善真定武強人祖泰父成皆業農穡粟嘗遇歲凶貧飢者不責償癸酉我師略河間君始以所保柵附大城以降得賜官修武校尉佩銀符後以功遷忠翊金亡始罷諸鎮兵令各封賞有功者遂署本縣尉以終娶李氏周氏張氏子男四人

長郎繼賢奉訓大夫知深州次繼勲行軍百户繼忠本縣諸軍奥魯兵官繼貞都元帥府知事獨繼忠為張氏子餘皆周出也周年今九十康寧女四人皆適令族孫男九人弼承信校尉行軍千户佩銀符輔行軍百户餘尚幼銘三章章八句

天開洪爐若有所試彼紛枯荑秖以滋熾謂天不仁此獨何存吁此何希彼獨爾繁紛如仆僵君身堂堂蕩焉崩離若閭燋燋吾幸所資一栅之力微有相之區區何

及涼風至止繒纊不儲哀哀屨霜兒寒何需有興吾詩孰不欷歔匪有所興一尉奚書

易州太守郭君墓銘

金貞祐主南渡而元軍北還是時河朔為墟蕩然無統強馮弱淩衆馮寡暴孰得而控制之故其遺民自相吞噬殆盡間有豪傑之姿者則天必誘其衷使聚其鄉鄰保其險阻示以紀律使不相犯以相守望卒之事定而後復業凡今所存非其人則其人之子孫也嗚呼盖亦

無幾矣而向之所謂豪傑者後皆真擁雄城而為大官其子孫或沿襲取將相凡其宗族故舊與同事者亦皆布列在位享富貴之樂而其所賴以存及其子孫則為之巨民而復其役出租賦而禄之彼亦非幸也盖天以是報其功人以是報其力僅達其平而已易之蔡國張公桑則當時開辟于易山諸岩者君其女兄子也君諱宏敬字仲禮易之定興人曾祖安仁祖儀皆業農考彦成以醇謹勤力為蔡公所倚任嘗攝行元帥事君性警

敏美姿容讀書善射蔡公器之復以女妻焉丁未授東鹿長庚戌遷易州太守壬子改完州易人以善政請於是復為易州時官制未立諸侯得自辟署曰長曰太守皆從一時之制云以甲寅三月十日卒以是月廿一日塟於河内之兆子男一人奉議大夫謙即夫人張氏出也後三十年謙泣涕来請曰謙不幸早孤今思所以報吾親欲得先生長者一言以銘其墓託以不朽庶幾少慰人子之心乃拜既許又拜予廹於禮文謹且備而終

銘之銘曰

生物為心乃厭其蕃自涓涓而洪河洪河滔天沃之焦山曾不思造物之艱難顧茲方慘而有忻茁然碩果孰蘄天心可觀史氏命凡胡甚不仁斬首曰級書多是勸抑不知取賞于一時之所私事者乃所以受罰于千萬世公共之天孰不知忌此而獨使道家為知言易山巔戕昔誰壁門易山之民今誰子孫為斯人之墦也為斯人之子也為易州者固宜斯人茲實其墳

郭夫人張氏墓誌銘

夫人諱文婉字麗卿姓張氏蔡國武康公柔之子年十有五嫁郭氏是為故攝行元帥事彦成之婦故易州太守宏敬之妻今奉議大夫謙之母也夫人之母毛氏金大興尹王脩然之外孫賢而好禮故夫人生而有儀則時蔡公開國燕趙間隐然古方伯如郭氏皆所自署者夫人既嫁能抑抑敬戒其舅姑夫子上下咸曰宜嫁十有五年而夫亡夫人復能以禮自將綱紀家政内而養

老撫孤使喪祭婚宦皆以時外而事母夫人病晝憂至
三刲股肉以進癰潰則親為吮之無難色又三十年以
至元廿一年五月廿三日以疾卒春秋六十以後五月
一日合祔于河内夫氏之墓謙以狀如右請銘夫銘墊
非古也婦人統于夫若特銘則尤為非雖然有則舉之
古今人子之心所同然者以是則為宜且瘞之將誌其
藏非以表白也雖婦人亦宜銘曰
觀法于坤陰教之師婉彼夫人秉是壼彝於赫公族莫

敢我夷姑得而婦夫得而妻及茲孤惇毅然有守哀哀良人毋恤爾後姑曰予婦兒曰予母屬曰予主以左以右盛忘其貴憂安其勤士難其無婦乃有人宜壽以樂鈞其報施虧之又虧孰主張是彼將有特自獻其天其天維何河内之原得從以藏魄沒其寧幽文象德匪事著明

新安王生墓銘

新安王綱居母喪以哀毀致疾繼而其父病作而綱竟

以憂終其師容城先生為銘其墓其辭曰

禮之未制也人或徑情人之未知也禮有失平生制禮之後為學禮之人不俯就之而夭禍是嬰如九原之可作將聲言以責生雖然出繼有嗣終養有兄生沒其寧事有過厚薄俗可驚吾當作銘

静修集卷九 遺文三

靜修集卷十 遺文四

元 劉因 撰

記

馴鼠記

心之機一動而氣亦隨之迫火而汗近冰而慄物之氣能動人也惟物之遇夫人之氣也亦然鼠善畏人者也一日靜坐有鼠焉出入懷中若不知予之為人者熟視之而亦不見其為善畏人者予因思先君子嘗與客會

飲於易水上而羣蜂近人凡撲而卻之者皆受螫而先君子獨不動而蜂亦不廹焉蓋人之氣不暴於外則物之來不激之而去其來也如相忘物之去不激之而來其去也亦如相忘蓋安靜慈祥之氣與物無競而物亦莫之攖也平吾之心也易吾之氣也萬物之來不但一蜂鼠而已也雖然持是説以往而不知所以致謹焉則不流於莊周列禦寇之不恭而不已也至元七年十一月三日記

何氏二鶴記

何氏所蓄鶴有雌雄不雜處者兩凡鶴之被蓄者多不卵而其雌卵二他雖卵而不生而二卵皆生他雖或生亦不長息而死今卵而生者已翩然二鶴矣南州士大夫名以瑞鶴而請其說於予夫人天地之心也心故可以帥夫氣而物則氣之所為也故物有自我而變者而鶴何瑞之有焉茍我之積於中而發於外者莫不藹然慈祥則彼物之浮況於吾氣之中者雖萬物失所而獨

全其生雖氣類暴悍而獨順其性故猫有相乳者雞有哺狗者夫物固不得而自知之也今何氏之鶴能有别復卵而育也在我必有以使之然者雖然自物而推之人自家而推之國吾之志所得而帥吾之氣所得而育者二鶴而已乎至元十六年九月朔容城劉某記

輞川圖記

是圖唐宋金源諸畫譜皆有評識者謂惟李伯時山庄可以比之蓋維平生得意畫也癸酉之春予得觀之唐

史暨維集之所謂竹舘柳浪等皆可弦其一人與之對談或汎舟者疑裴廸也江山雄勝草木潤秀使人裴回撫卷而忘掩浩然有結廬終焉之想而不知秦之非吾土也物之移人觀者如是而彼方以是自嬉者固宜疲精極思而不知其勞也嗚呼古人之一無之字於藝也適意玩情而已矣若畫則非如書計樂舞之可為修己治人之資則又所不暇而不屑為者魏晉以来雖或為之然而如閻立本者已知所以自耻矣維以清才位通顯而

天下復以高人目之彼方偃然以前身畫師自居其人品已不足道然使其移繪一水一石一草一木之精緻而思所以文其身則亦不至於陷賊而不死苟免而不恥其紊亂錯逆如是之甚也豈其自負者固止於此而不知世有大節將處己於名臣乎斯亦不足議者予特以當時朝廷之所以享盛名而豪貴之所以虛左而迎親王之所以師友而待者則能詩能畫背主事賊之維輩也如顏太師之守孤城倡大義忠誠盖一世遺烈振

萬古則不知其作何狀其時事可知矣後世論者善言文章以氣為主又喜言境因人勝故朱子謂維詩雖清雅亦萎弱少氣骨程子謂緑野堂宜為後人所存若王維莊雖取而有之可也嗚呼人之大節一虧百事塗地况可以為百世之甘棠者而人皆得以芻狗之彼將以文藝高逸自名者亦當以此自反也予以他日之經行或有可以按之以攷夫俯仰間已有古今之異者欲如韓文公畫記以譜其次第之大槩而未暇姑書此於後

庶幾士大夫不以此自負而亦不復重此而向之所謂豪貴王公或亦有所感而知所趨向焉三月望日記

饕餮古器記

或者蓄一銅器若古尊彝其象拱泉而垂腹羸其面而坐則人焉河東元裕之為之攷定其為古器無疑而謂其象則饕餮之或者遂以劉敞呂大臨例而圖之欲以張博古之本焉而且請予記之嗚呼人之於古器物也強其所不可知而欲知之則為博物之增惑也舍其所

不可知而特慕其古焉則為玩物之喪志也為增惑為喪志皆非知好古者也舍其所不可知者而求其所可知者則古人之所以為惑者在我矣因其所可慕者而思其大可慕者則古人之所以為古人者在此而得矣求知是知也求慕是慕也則人之於古器物也固有可為致知之一明德之端者也夫如是則吾惟恐君之不好古器然亦恐君之終將不好也至元丁丑十月朔容城劉某記

高林重修孔子廟記

安肅髙林里距吾居五十里聞有孔子廟枉道而拜焉詢其創始復興之由里之耆老劉禎等言廟起于五代之際久乃廢毁金大定間鄉先生孫直卿率里中豪族盧劉田三氏始修葺之迄今至元庚辰圮壞幾盡禎劉氏孫也復率盧氏子孫共繼先志經營于其年之春建明年秋廟貌既尊乃興祭器以祀事告成且為鄉約春秋釋奠之禮俾可以繼里人自以非學者而祀先聖恐踰禮制請就質焉予按禮釋奠於先聖先師謂學詩書禮樂

者各以所習之（一無之字）業而祭其先師也孔子豈詩書禮樂專門之師耶既非詩書禮樂專門之師豈樂官所得而私者耶詩書禮樂之官且不得而私又豈後世俗儒記誦詞章者之所得而私也禮飲食必祭祭先造飲食者也盖以吾之所以享此者斯人之力也孔子立人道者也今吾之所以為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不淪胥於禽獸之域者其誰之力歟於一飲食而知報其力於此而不知所以報焉惑矣諸君其勉行事無懈禎等曰諾且請書其辭

於石併記歲月之始末云又明年秋九月晦日容城劉因記

退齋記

老氏其知道之體乎道之體本静出物而不出於物制物而不為物所制以一制萬變而不變者也以理之相對勢之相尋數之相為流易者而觀之則凡事物之肖夫道之體者皆洒然而無所累變通不可窮也彼老氏則實見夫此者吾亦有取於老氏之見夫此也雖然惟其竊是以濟其術而自利則有以害夫吾之義也下將

以上也後將以先也止將以富也儉將以廣也哀將以勝也慈將以勇也不足將以無損也不敢將以求活也無私將以成其私也不大將以全其大也柔弱將以不為物所勝也不自貴將以貴也無以生將以生也知窪必盈於是乎窪知弊必新於是乎弊知少必得於是乎少知樸素之可以文於是乎為樸素知谿谷之可以受於是乎為谿谷知曒之勢必汙盈之勢必溢銳之勢必折於是乎為嬰兒為處子為昏悶晦寂曰忍曰武曰爭

曰伐曰矜凡物得以病之者皆闔焉而不出知而示之愚辯而示之訥巧而示之拙雄而示之雌榮而示之辱雖出一言而不令盡耳言事則未極而先止也故開物之所始成物之所終皆押焉而不與而置已於可以先可以後可以上可以下可以進退可以左右之地方始而逆其終未入而圖其出據會而要其歸閱釁而收其利而又使人不見其跡焉雖天地之相盪相生相使相形相倚相伏之不可測者亦莫不在其術中而況於人

乎故欲親而不得親欲踈而不得踈欲貴而不得貴欲賤而不得賤欲利而不得利欲害而不得害其闗鍵槖籥不可窺而知其機紐本根不可索而得其恍惚杳冥不可以形象而搏執也嗚呼挾是術以往則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彼方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奪之也中山滕君仲禮早以學行知名而為人則慷慨有才節者

也以退名其所居之室既以寧失於有所不為戒在於無妄之往自銘矣而又請予文以記之余固知仲禮之不老為之退者然亦豈真失於有所不為者也夫有所不為者獎焉而不知舉變焉而不知通固滯焉而不知所以化而其終亦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要之則知不足而已矣而人亦得而責之而彼亦無所逃其責焉非為老氏者之以術欺世而以術自免也予喜仲禮之退而又欲其慎其所以退也故極言二者之失至元丙子八

月既望容城劉某記

麟齋記

編修王之才治春秋而專門左氏者也嘗有取於獲麟之義名其所居之室曰麟齋而請予記之夫獲麟仲尼作春秋所書之一事爾而春秋之義非居所係於此者歐陽氏固已言之於前矣然春秋之時仲尼實天理元氣之所在而與濁亂之氣數相為消長于當時如麟者則我之氣類也其来也固非偶然而来也然而斯氣之

在當世者蓋無幾焉在彼之氣足以害之在此之氣不足以養之由麟可以卜我之盛衰由我可以卜世運之盛衰而聖人固不能趣然於其獲也謂之致麟可也謂之感麟亦可也皆理之所不無者雖然聖人之作春秋因天道人事自成之文從而文之其義皆因事而寓焉安可曲為一定之說也雖然予既有取於麟則吾不得嘿嘿於麟矣夫麟之所以為麟者乃天地之所以生而人之所以能為天地之心者也在春秋則聖人所賞之

善也在易則聖人所指之陽也而人之所未嘗一日無者也苟自吾身之麟而致之則凡害人者如長蛇如封豕如饕餮如檮杌莫不消鑠蕩滌於魑魅之域而天下振振皆吾氣湛行之地矣今聖人雖不得盡其所致於當時然其所以扶此抑彼者而斯麟固已麟於萬世矣予之讀春秋者予知予將思有以麟夫一齋而已也雖然予於聖人剝廬閉闗之戒見聖人之拳拳於此乃嘆鳳鳥之不至傷魯麟之致獲之心也嗚呼麟乎又當以

聖人之心為心而自麟其麟也夫

種德亭記

趙郡王允中其先太夫人所居之堂而鄖城先生題以善慶且為之記允中别築亭為游息之所而寓軒先生題為種德求予記之予聞或有疑夫善慶種德之意若重出者盖不知二公命名之意其脉絡所屬有賓主之分焉堂之名自我泝而上之也而我為承其慶者也亭之名自我沿而下之也而我為有所種者也就夫種以

譬之如去歲之所種所以給夫今歲之用也而來歲之用所以仰夫今歲之種也一不種焉則其用也從而窮矣今允中之所以承其慶者旣有所自而其實亦見於堂之記矣其後人之所以承於我者必將自允中而出之予嘗因是而求允中之心三爲廉使未嘗不以賑恤罷民平反冤獄爲事使河南時奏罷鎭南郎將爲民害者一人力出良家誤爲豪右所臧獲者百餘口此雖皆人所不敢爲者然未足以知允中者至於陳請省臺嚴江

浙黨子之禁上書天子論國家儲副之重使河南而哀江浙守一官而憂天下此可以見其心之忠誠惻怛之至也由是而觀之允中固不愧斯亭之名而斯亭也其將復為子孫善慶之堂矣二名相因當反覆無窮又何患其意之重出也耶至元壬辰八月望日容城劉某記

鶴菴記

或贄大經鶴二畜庭中遂名其庵鶴一日問予曰子知我鶴名菴也何哉予曰此在我而不在鶴夫樂水者吾

見其知之周流同於水也樂山者吾見其仁之重厚同於山也大經之機警高亮游心閑遠發為文章清雄婉麗可以鳴一時而傳後世此非同於鶴者乎故聞其聲見其形欣然而悅非鶴可悅也我之同於鶴者使之然也大經曰予之於鶴非但悅之而已也子其為我更思之予乃顧鶴而歎曰謂大經為厭世俗之卑隘不可與處心欲高舉遠覽而與此遊耶則其心狹矣謂大經為以己之軒昂超卓勢利不可得而覊縻之姑引此以自

況耶則其心矜矣狹與矜大經不為也然則名庵之意果安出耶予觀古人之教凡接於耳目心思之間者莫不因觀感以廸德託興喻以示戒是以能收萬物而涵其理以獨靈如黄鳥之章孰不賦之而聖人則曰於止知其所止夫斯鶴之呼之不來長鳴下趨亦常事耳而子瞻乃歎其為難進易退蓋亦黄鳥之遺意也由此而推之其遊於陰知養也感夜半識時也鳴則聞於天飛則一舉千里有本也其動也節其鳴也律用和也月白風

清徘徊佇立況此數者於縞衣玄裳之外寧無起予者乎名庵之意或出於此大經曰得之矣至元壬辰冬十月望日劉某記

遊高氏園記

園依保城東北隅周垣東就城隐映静深分布穠秀保舊多名園近皆廢毀今為郡人之所觀賞者惟是予暇日遊焉甚樂園之堂其最高敞者尚書張夢符題為翠錦或者指之謂予曰此貴家某氏之樓也今甫四十五

年耳已徹而為是矣嘻人其愚哉非不見之復為是也奚益予聞之大以為不然夫天地之理生生不息而已矣凡所有生雖天地亦不能使之久存也若天地之心見其不能使之久存也而遂不復生焉則生理從而息矣成毀也代謝也理勢相因而然也人非不知其然也而為之不已者氣機使之焉耳若前人慮其不能久存也而遂不為之後人創前人之不能久有也而亦不復為之如是則天地之間化為草莽灰燼之區也久矣若

與我安得玆遊之樂乎天地之間凡人力之所為皆氣機之所使既成而毀毀而復新亦生生不息之理耳安用歎耶予既曉或者復私記其說至元辛卯四月望日記

静脩集卷十 遺文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靜修集卷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學金

校對官中書臣蔣寬

謄録舉人臣李逢泰

靜脩集卷十一　遺文五

元　劉因　撰

序説

徐生哀挽序

至元十二年秋九月徐生景岩卒其疾革也泣謂予曰眷木終學未成廿六年而死亦虚生也欲吾子一言於石庶其不朽以少慰焉幸終平昔之愛而無遺死者之恨其遺言於父祐及其故人徐子懌亦然嗚呼以生之

明敏而未冠能文章既長而講學不輟夫豈不知其為學初不為不朽計而所以不朽者又不在夫人之一言而人之一言果可以託以不朽者又不必區區之石也今其哀懇如是豈其氣方英鋭邁往之際而天遽然折奪之其中有不能自已者乎即此而觀其所志使天假之年或有以致夫真不可朽者亦未可知也欲勒銘表墓或分有未宜乃叙生之才志有如此者率同志為辭以哀之亦庶幾乎與人有終之義焉明年正月既望容

城劉某序

送郝季常序

名家之子弟處天下之至易而亦處天下之至不易茍能勉焉自立而少異於衆人則皆得因緣馮藉以立事功茍為不然在他人未必遽得貶斥而已為清議所不容矣季常於其兄使宋之二年請介行人以問罪遣之而宋人不納後十年又請焉下大臣會議以為不可明年又請焉不得已復遣之至建康而還幾死者凡十數

其事雖無成而其可與有為者於此亦可以見之舊嘗從予授詩書又知其為有志者今其將為州于潁也載米與幣而過予以别且請予有以告之予無以告子也子行矣予固已言之矣勉其所以處天下之至易慎其所以處天下之至不易者而已矣予無以告子也容城劉某序

送翟良佐序

予昔聞翟氏之先人有隱德於人其事甚悉存之於心

有日矣特未有以信之者也渡江之役而良佐與焉自江淮抵閩越觸炎熱瘴癘遂病不起時氣運方厄而南北之人病死相藉奄然一息孰能勝之人固不望其生已亦不復以生理自念矣及還則鄉里雖驚其至然形容非昔而生氣若奪識者尚憂之後二年予居山中忽報新除江州路判官來訪出應則隱然昔之良佐也凡事有智數之所不能測者必有一定之天存乎其間昔予所聞於是乎有以信之矣良佐好善喜讀書今將為

政矣其思夫天人之際雖反覆變亂之極以人勝天以文滅質而氣失其平其所謂一定之理者固未嘗有毫髮僭差以負於我則其政必有異於人者矣子行矣子將觀子矣登廬山泛九江徘徊於濂溪白鹿之間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意而良佐見輕舟凌波隐見垂綸長嘯鼓枻而歌如太康之漁父者其必我也

送張仲賢序

東南富山水之竒秀而限於南北不得周遊而歷覽之

使人恒欝欝不樂而若有所失自宋亡百五十年之分裂一日復合凡東南名勝之跡一日萬里而惟其所欲焉此固不屑屑於當世以觀物自娛者之所樂得也方天下無事事有綱紀士以才能自負者每以無以自異於中人而不得盡其所以者以自嘆今泜江南北皆我所新有民不習靜而多變有弊以草有害以除此亦有志於當世以有為為事者之所樂得也堯山張仲賢出金源名族少嘗為刀筆吏鄉先生道之今學乃能世其

儒作詩文有遠意頗喜讀内典於世味雖甚薄而其可與有為與其所欲有為者則磊磊固在自省掾出參山東真定諸幕入而為京官復出而同知宣德雖皆有能聲然視其所存則百不一二施今宣慰淮東則其所也將行也而訪予山中予聞其有是行也而東吳西楚究然吾扁舟之上矣故吾與仲賢之意向雖殊而得其所樂則一乃舉觴引滿各盡平生既而復與之盟曰今公與予固樂矣然未真得其樂也或秋風春水我將圖南

公與賢州牧郊迎於淮海之間予因訪淮東之父老及公之僚佐得公之所施設於是以大白壽公而公乃指顧江山之勝槩者以𨟔我於是時予二人之樂又將不止此而已也仲賢曰然謂旣有盟不可不載之辭故書以贈其行容城劉某序

中祀釋奠儀序

堂寢之制非古也像設之儀非古也而釋奠之禮則從古焉未免有情文相戾者如神不地坐而簠簋前陳神

不面東而拜或西向此皆先儒所欲為之修明而未暇者也雖然以今觀之其所謂情文相戾者學者亦不復盡見之矣而況先儒之所欲修明而未暇者乎安肅劉仲祥集諸家釋奠儀以成是書施於今之學者不為無益然向之所謂情文相戾與夫先儒所欲修明而未暇者學者亦不可不知也至元戊子八月望日劉基序

篆隷偏旁正譌序

小學之廢尚矣後世以書學為小學者豈以書古之小

學六藝之一乎夫古之小學果專於藝而已乎而其藝果止於書而已乎而今之所謂書學者又果古人之所謂小學者乎夫古人之於為一無為字書也點畫顛末方圓曲直一出於法象之自然非可以容一毫人力於其間者而幼學之士葢欲即此而知其事物義類之所在因其形而求其聲焉而已矣是皆天理人事之所當為非有一毫慕外為人之私也若夫後世則虞有不知其姓而顔有不知其名顛倒側媚惟妍而已矣而况於學者

乎嗚呼世變降矣雖一藝之微亦莫不然可勝歎哉予今教授餘二十年每欲令初學者移臨模法書之功而求知夫偏傍之所以相生篆隸之所以相因分六書為類而以次習之顧力有未暇者焉今田生纂集凡隸書之形雖相近而篆實不同如奉泰奏秦春者為一書非惟使為篆者不以隸而誤而亦使為隸者知以篆為本真有用之書也名曰篆隸偏傍正譌而請予序之予因傷古道之不復嘆予志之不就而喜生之勤篤也故為

之書至元丙子八月既望序

靜華君張氏墨竹詩序

古之男女各有學其所學亦各有次第而莫不以德行為本如男子之所謂六藝女子之所謂婦工雖皆其所當能而必用之者亦各居其末焉然其所謂藝與工者乃內外之職男女之工各有常分者也盖不惟不敢相越而知之亦有不暇者焉是以詩書六藝之文婦學不得而與之詩書六藝之文且不得而與之而況後世之

所謂書札繪畫雖男子亦有所不暇者而婦人又安得而與之哉使其天資之美有不待學而能之者亦但當自寓而已至於藉是以求知而傳永久則為外事明矣又暇屑屑於是耶靜華君張氏蔡武康之女嫁為喬氏妻而金源名士王翛然元裕之皆其外氏之親表故其家學遺澤蔚有風範而君之貞靜端潔其氣類之合又有與竹同一天者故素善墨竹而元郝諸公見之因為詩歌以比其德君皆不與知也而喬氏集成一卷請予序

之將併刻之石焉昔歐陽永叔作五代史叙王凝妻於雜傳之中朱文公删定楚辭錄胡笳於反騷之後蓋不無望於後世之爲士者矣予因歌黄魯直詠姨母李夫人墨竹人間俗氣一點無徤婦果勝大丈夫之句乃慨然爲書之讀者亦當知予之書君者不在此而在彼併叙男女之學古今之變庶其又有知所趨向者焉至元辛巳二月既望容城劉某序

莊周夢蝶圖序

周寓言夢為蝴蝶予不知何所謂也說者以為齊物意者以蝶也周也皆幻也幻則無適而不可也無適而不可者乃其所以為齊也謂之齊謂之無適而不可固也然周烏足以知之周之學縱横之變也葢失志於當時而欲求全於亂世然其才高意廣有不能自已者是以見夫天地如是之大也古今如是之遠也聖賢之功業如是之廣且盛也而已以渺焉之身横於紛紛萬物間無幾時也復以是非可否繩於外得喪壽夭困於内而

不知義命以處之思以詑夫家人時俗而為朝夕苟安之計而不可得姑渾淪空洞舉事物而納之幻或庶幾焉得以猖狂恣肆於其間以妄自表於天地萬物之外也以是觀之雖所謂幻者亦未必真見其為幻也幻且不知又惡知夫吾之所謂齊也又惡知夫吾之所謂無適而不可也吾之所謂齊也吾之所謂無適而不可也有道以為之主焉故大行而不加窮居而不損隨時變易遇物賦形安往而不齊安往而不可也此吾之所謂

齊與可者必循序窮理而後可以言之周則不然一舉而納事物於幻而謂窈冥恍惚中自有所謂道者存焉噫鹵莽厭煩者孰不樂其易而為之得罪於名教失志於當時者孰不利其說而趨之在正始熈寧之徒固不足道而世之所謂大儒一遇困折而姑藉其說以自遣者亦時有之要之皆不知義命而已矣雖然周已矣其遺說亦猶夢中之一栩栩也吾從而辯之宜無與於周矣然以周觀之則不若休之以天均故即其圖而戯

之曰圖汝者畫辯汝者書書與畫無知也圖汝者之心及吾之辯汝之心未發無有也既發亦無有也以其無所知無所有者而觀之安有彼是既無彼是安有是非周而有知則必曰吾惡乎知之使讀者作色於前發咲於後乃所以齊之也圖周者臯落楊内翰而序圖者劉某繼序而題詠者京師之才大夫也

集註陰符經序

予讀陰符經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此言其體之自

天而人者也天有五賊見之者昌即觀天之道也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即執天之行也此言其用之自人而天者也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此則言聖人之兼體用以天道立人極者也天發殺機龍蛇起陸則非天性矣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則非為人心矣天人合發萬化定基則又立天之道以定人者也夫茍不以道定焉則天人判而二以道定焉則天人合而一二之則機過而相悖一之則機

定而化行化行則天地位萬物育而君臣父子各得乎天理而止其所矣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静此希天希聖之功而所謂執天道見天賊立天道合天人者其天皆出乎此也盖九竅之邪未除則不能静而常動若以三要為害而絶之則又一於静而不動也惟知夫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克其邪而反其初則可以動静矣其所謂動静者即朱子之所謂動未嘗離静而静非不動者也其天人合發萬化定基則

動而未嘗離靜者也而殺機則動之過者也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煉謂之聖人夫火尅姦潰以其大者而言之則龍蛇起陸天地反覆之謂也以其小者而言之則九竅之邪也知之修煉以其大者而言之則立天之道以定人之謂也以其小者而言之則伏藏動靜也此其言之自相發明若無所容夫說者而中山趙徵士才卿之集註近百家幾數萬言其志亦勤而學亦博矣陵川郝侍讀既為序之復因外舅

郭公請一言於予予謂經之出處意義則前人已盡之而其廣衍推稱則郝序又無遺者若兵家及養生家之說予又未暇熟讀而悉知之特疑蔡氏中篇所引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說若非正學之語而有害夫道者豈蔡氏早年之說耶趙君必能考夫此故書以問之至元八年四月望日容城劉某書

內經類編序

近世醫有易州張氏學於其書雖無所不攷然自漢而

下則惟以張機王叔和孫思邈錢乙為得其傳其用藥則本七方十劑而操縱之其為法自非暴卒必先以養胃氣為本而不治病也識者以為近古而東垣李明之則得張氏之學者而其論著治驗略見遺山集中鎮人羅謙甫嘗從之學一日遇予言先師嘗教予曰夫古雖有方而方則有所自出也鈎脚氣也而有南北之異南多下濕而其病則經之所謂水漬濕而濕從下受者也孫氏知其然故其方施之南人則多愈若夫北地高寒

而人亦病是則經所謂飲發於中跗腫於下與穀入多而氣少濕居下者也我知其然故我方之施於北猶孫方施之於南也子為我分經病證而類之則庶知方之所自出矣予自承命凡三脫藁而先師三毀之研磨訂定三年而後成名曰内經類編敢望吾子序夫内經十六卷素問外九卷不經見且勿論姑以素問言之則程部兩夫子皆以為戰國書矣然自甲乙以来則又非戰國之舊矣自朱墨以来則又非甲乙之舊矣而今之所

傳則又非戰國疑當作朱墨之舊矣苟不於其所謂全書者觀其文而察其理焉則未有識其真是而貫通之者今先生之為此也疑特令學者之熟於此而後會於彼焉爾苟為不然則不若戒學者之從事於古方而學者苟不能然則不若從事古方者之為愈也羅亦以為然予聞李死今三十年羅祠而事之如平生薄俗中而能若是是可序年月日劉某序

賜杖詩序

至元二十九年春上賜侍衛都指揮使王公慶端西土所貢雕玉杖公既捧以拜天下聞之作詩而美之者五十餘首公分為三卷命某為序某曰夫古人自授田百畆含哺鼓腹以至於列土分封萬鍾千駟凡上之所以賜下者宜隨其分位而無不足焉蓋其職然也非有所為而賜也自力田以租至於御金革而理庶務凡下之所以勤上者宜隨其分位而無不盡焉亦其職然也非有所為而勤也上之人若曰是可以鼓舞之也是可以

駕御之也以是而賜焉其下亦曰私恵之可懷也厚賞之可致也以是而勸焉則不惟非所以為君臣之義而其更相責望之間一有不至則其職從而虧矣後世君臣之不終也其以此歟然則臣之於君之賜也宜何如哉曰敬之而已矣榮之而已矣如古人之正席先嘗乘服以拜者是也某舊聞公嘗被錦衣貂裘之賜惟於巡衛賜宴則服之反退則襲而藏之惟謹盖知是禮也今其於杖也其所以敬而榮之者亦必有以處之矣此則

詩人已略言之若夫聖上以如天之仁推赤心於天下必不以一杖之故遽圖責報於臣下而公之平昔以忠勤著聞蓋出於性分之所固有而行其職分之所當爲必不以一杖之故然後加勉於國家此雖詩人之所共知而其言則未有及之者也敢以是爲序而補其闕云明年二月望日劉某謹序

都山老人九十詩序

慶都之山有老人焉姓劉氏少值兵亂未嘗一日去鄉

里而兵亦不犯之今年九十尚無恙子孫满前田園如故而老人不知其老也燕趙諸公作詩而壽公者甚多其子式集為一卷將時諷詠之以侑捧觴之樂焉復請予書其事而序之予讀而竊有感之者金源貞祐迄於壬辰河之南北兵凶相仍生意殆盡而先儒所謂天下蕭然洪水之禍盖不至此者惟是時足以當之夫天地氣運壞亂若是而人物生乎是氣之中者乃所謂命也將何術以逃之哉而老人居南北之衝乃若與世變不

相與也豈氣禀之異雖天地之運亦不得而奪之耶抑存之深而積之久者有以勝之耶或偶然也是固不可得而知之矣然而此老人之所以自壽者也夫人子之所以壽夫親如悅其心志而安其起居時其寒温而節其食飲者又非一也今老人九十而康強由是而登上壽一步武之間耳式其勉之子欲我序九十詩而已乎

年月日容城劉某序

壽史翁百歲詩序

翁年九十六百歲舉盈數也翁保定祁人有子今為郡從事從事先為宰府掾請出求為鄉郡以翁故也尹以下聞從事有親年及百擁車騎持酒肉造翁為壽敬老也親賓佐也夫人生滿百舉世無幾唐人稱九十為人瑞況百歲乎漢官儀三老五更取男女全具者盖以男女全具為可貴也宋故事民百歲男子官婦人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民百歲盖以有子而仕為尤可貴也今翁既百歲又有子而仕仕而又為鄉郡其為人所

歌詠之也宜哉至元辛卯二月望日樵庵序

惷齋說

近世士大夫多以頑鈍椎魯人所不足之稱以自號彼其人未必真有是也亦非故為是謙託而然也葢必有所取焉耳然其所取之義有二焉葢或病夫便儇狡厲之去道甚遠也思欲自矯以近本實於是不得已而取之而其意若曰與其失於彼也寧失於是此其設心於義為無所失也或為老莊氏之說者則不然以為天下

古今必如是而後可以無咎而近道保壽而自全也此則擇而取之非不得已也而其意則將以自利而已使前之説行亦不過人人尚質而於世固不為無益也若不幸而此説一熾則天下之人皆將苟簡避事而其為害庸有既乎嗚呼一事之間心術之微其義利之分有如此者不可不之察也安肅劉仲祥明敏博物專門禮學以惷名其齋盖將以自矯而非以自利也故予既為題其扁復以是説列其左劉某書

道貴堂說

邵康節詩雖無官自高豈無道自貴非以道對官而言也但言道不以此為有無爾若以為對則其淺狹急迫非惟不知道之所以為道而慕外之私亦必有不可勝言者矣河間李生擬邵氏詩名堂曰道貴求其說於予故云

遂初亭說

君子立心之初曰為善而不為惡曰為君子而不為小

人如是而已苟為善也為君子也則其初心遂矣夫道無時而不有無處而不在也故欲為善為君子盖無時無處而不可而吾之初心亦無時無處而不得其遂也若曰吾之初心將出以及物也苟時命不吾與焉則終身不得其遂矣如是則是道偏在乎出而處也無所可為者矣若曰吾之初心欲處而適已也苟時命不吾釋焉則亦終身不得其遂矣如是則是道偏在乎處而出也無所可為者矣道果如是乎哉詹事張公子有予知其

心爲最深蓋樂爲善而惟恐其不爲君子者也今築亭名以遂初而其心乃在乎閑適而諸公爲詩文以題詠之者以子有期望甚重才業甚備又皆責其心當在匡濟皆不可也夫義當閑適時在匡濟皆吾所當必爲者然其立心則不可謂必得是也而後爲遂苟其心如此則是心境本無外而自拘於一隅道體本周遍而自滯於一偏其爲累也甚矣子有其以吾言思之久之必有得也至元壬辰重九日劉某書

靜脩集卷十一 遺文五

靜脩集卷十二 遺文六

元 劉因 撰

序說銘贊雜文

廉公惠更名序

故相廉公嗣子公惠舊名孚以其於兄弟之名字形取類為不合也蓋嘗請於公而未及更今雖已孤而意恒若有闕焉者遂謀於予而更之曰怡而以告諸家廟焉蓋亦禮之變也而其取名之義則有取於兄弟雍睦之

義也蓋公之臨終也以諸子恪恂等皆幼而公惠獨長懇懇目諸子而屬之也今其設心以為既以一名字形於兄弟不合且必求其合焉而後已而其取義則又専在於兄弟之義也以是而日警省焉先訓之不忘也其庶幾乎至元戊子十月既望容城劉某序

古里氏名字序

吴景初請予制其子名自叙其為女真人其祖石倫為金大将為金死本姓古里氏以女真諸姓今各就其近

似者易從中國姓故古里氏例稱吳已數世矣予聞之
大以為不可夫姓氏乃先世有所受而傳之子孫其脉
絡截然有不敢毫髮亂者今非有所禁而自絶本根附
於他裔顧乃因仍苟且狥於流俗而不恤彼兒子之名
何所不可而反以為問乎今先為正其姓然後名其子
承字之延伯葢示其不忘所天而且有所貽也如是則
古里氏其將為著姓矣後世子孫雖欲改之其可得乎
嗚呼承也其勉聽之哉至元庚寅重九日牧溪翁序

李公勉復初名序

天之授予曰人焉而已矣凡配人而稱其美如賢人善人之類雖其高下之品不同要其所指稱也各有限皆不足以盡人之大也如天也或稱之曰上天者言其崇高也或稱之曰神天者則言其變化也皆不能有以相兼也若止曰天而已則其天之全體為盡見也惟人也亦然今人有人稱之曰予賢人也子善人也則必欣然而悅稱之曰子人也則將怫然不悅盖不知天之授予曰

人者之為大也茍知之將終身汲汲望有以少及乎人之稱而未能而向之所以欣然而恍者亦將陋之而不屑矣無極李公勉幼名授親所命也及冠而字則已孤矣嫌授幼名也而更曰策令也公勉知其所當勉者在乎天之所授也即幼名而稱之終身古人之道也已孤則其名又所不忍更也於是慨然因祭以告其親而復乎初嗚呼公勉其有志也耶其不茍也耶吾知其必能思其名而勉之矣因其請也告以是說年月日汎翁序

皇甫巽字說

朱子謂周子之所謂剛柔即易之兩儀而各加以善惡則易之四象也以陰陽之大分言之陽爲剛爲君子陰爲柔爲小人剛宜善於柔也以剛而善則固美矣以剛而惡則不若柔善之爲愈也是君子小人之分不係乎剛柔而係乎剛柔之善惡而已矣剛之善陽之陽也柔之善陰之陽也然剛柔雖各有善惡而其所謂善者皆陽所謂惡者皆陰是剛柔之善惡又不係乎剛柔而係

乎陰陽而已矣盖猛也隘也強梁也陰之慘厲焉慈也順也巽也陽之舒厲焉為陰之屬在陽亦為惡為陽之屬在陰亦為善此聖人之所以拳拳於陽而扶之人之所以尊夫陽而貴之者也皇甫安國名其子曰巽盖亦就其氣禀之偏於剛者而救之也既長誤以予為鄉先生以巽執贄來見而欲予有以字而教之予字之以伯陽曰巽乎汝剛也亦思夫所謂陽焉汝柔也亦思夫所謂陽焉剛柔惟汝之所造也陽之是趨則予之所望焉

張潛名說

張氏子從予學既長而更幼名予命之以潛曰潛乎吾語汝潛夫人之家或未振而有以振者必卓越非常之人也人而未自振思所以振之非挺拔特立蹇蹇自負者不能也爾之家卑而未顯爾之質柔而懦予又潛爾也又欲爾之潛也惑矣雖然爾獨不知夫天地之凜然者乎此則潛之象也剛健之初君子自強之始也躍也飛也自潛而來也以傳新而家以道立而身汝之潛也

不然渾渾淪淪混於常人以終其身顧爾自能之予又何教焉抑又有一說我將終教之大矣而後小之潛也明矣而後晦之潛也不大而小不明而晦固宜也亦曰予潛自欺也潛乎無負爾名

王景勉名字說

故人王利夫請制其子名王氏世居與予外家鄰予外祖楊公字勉之實王氏之鄉先生也以之名其子孰云不可遂名之曰景勉勉者將以力行也可字之以履而

以文配稱焉曰文履至元己卯二月癸未容城劉某書

以中李公名字說

公之先契丹氏之族也其氏李則遠有端緒而碑誌存焉名則國語譯云鐵也公見國朝諸貴族多因官若名以氏又有從而字之者自以氏李則既有所承而名字尚未稱其心若有闕焉遂以為請予名以鑛而字之伯堅蓋存其初名又本其所自出而就以為勸焉耳至元庚寅二月吉日容城劉某書

嘉氏子字説

名已所稱者故多示謙字因名而生義人所稱者故多致尊美之意焉若曰子曰彦曰卿之類固無自稱之理也後世不之察每每錯亂故有於稱呼之間或不順者今嘉氏子名淳可字士真盖因名而生以致尊之意也

至元己丑冬至日牧溪翁書

友松軒銘并序

總帥史侯子明種松私第因以友松名其堂之軒友人

涿郡盧處道為請銘銘曰

孰賦遠遊泰初為鄰孰廣絶交麋鹿為羣彼其薄世棲心物外世固未薄汝薄已大矧侯貴遊於侯何負乃今翻然亦松與友植物之英象斯人賢象則與之而況其真寛裕樂易孰求此心我將持松責侯來今凛乎風霜巍乎明堂彼實有之予靈敢忘

王孝女旌門銘并序

女家容城西以母喪感念遂不嫁終身州上其行御史

按實禮部令旌表之內翰盧公著其門曰孝女王氏縣人劉某銘曰

魯山之兀道州之陽稱卓行何謂非平常二子且然女奚責望盧公表之用以戒荒

神農畫像贊

天初生民粒食已成如人育子湩與俱生於赫炎皇繼天而已聖德神功止於如此

退翁真贊

廊廟之姿山林之思惟所謂天下之士故能為學者所師奚藏諸用而昌於辭有德有言寧卒不施廹而視之非吾退翁而誰

王允中真贊

齒未老鬚胡為而白耶隠然含四海之憂鬓已衰顔胡為而壮耶凛然横千伢之秋竹實丹心砥柱中流百折而必東寸折而不柔其履危犯分幾禍一身固可為戒然視循黙茍容貽害當世者寧不優耶

郭安道真贊

衣冠自同於鄉人而文章名天下言論若無所藏否而風鑒析秋毫安處下僚而人不見其屈力辭兩命而人不忌其高我相英華得其根苗盖於此眉睫之間又見其所以肖夫先君子之捐金購書揮觴結客以倜儻起家為幽并之豪也

張大經畫贊

眉之揚然若將遠遊目之凝然若有深憂其清雄俊逸

者在骨之竒果决通達也如鬚之糾有欲驗夫襟懷志趣之髙與其文章政事之美者於兹焉而求之

書畫像自警

所以承先世之統者如是其孫所以當衆人之望者如是其虚嗚呼危乎不有以持之其何以居

祭楊待制文名揔字誠之

堂堂文獻金之傳宗得見嗣子如及音容况我先人出文獻門既世有契義當公親總角拜公雞泉之濵期與

莫當凛乎此身後公重来我方南還德孤道否煢煢在艱拜書於公義動公顔别五六年移居西湖吾道日窮交道日疎問疾憂貧兩辱公書愛我如斯死别終天不及執紼猶當漬綿矯首東望奈此曜然緘辭寓哀公其鑒焉

祭王彦才文

故叅知政事王公之靈在公晚年嗣續惟重方將慶公公已告病問疾之舉旦夕治裝公謝弗来公已云亡孰

知此行施行公喪昔公之西予寓易城百里送公為公遠行今公此去終天永訣敢不扶疾送公於窀悲禮未酬音容窈然謹此區區公其鑒焉嗚呼哀哉甲申十一月

祭王利夫文

鄉友王公利夫之靈鄉中親舊所存惟公謂當百年今復已矣孤子之際憂患之餘所遇皆傷矧茲永訣嗚呼哀哉庚寅四月

祭張御史文

亡友故監察御史張君仲實之靈嗚呼精勤之志俊逸之才博洽之學清謹之節已矣已矣哀哉哀哉辛卯八月

告峨山龍湫文

嗚呼一邦之望有峨惟山山之精深聚而淵泉山川惟形有神棲之雲雷雨露神實司之今是邦之凶旱極矣豈神之靈坐視而不恤哉盖雨暘之數出於天非神之所得而專也雨暘之咎由於人非神之所得而釋也是以使神涵蓄靈潤雖欲發之而不得也雖然山川之神

受命於天而主佑下民者也今欲佑之而不得矣則當為之請命於天昭昭在上安有不從由是言之神雖欲無責烏得而無責也且小民至愚窮且極矣而無所歸誠則惟淫昏之鬼是求夫淫昏之鬼乃神之所當屏黜而下民之衷亦神之所當誘相也今氣運已窮矣窮則必通或天降之雨則小民必歸功於淫昏之鬼而惑信愈篤孰能禁之今是邦之大夫致禱於神則是禱其所當禱矣既禱其所當禱而當禱之神能隨其禱而應之

以雨使既足而又周浹焉庶小民之愚知天地之間自有名山大川之正神實能闔闢陰陽而神妙造化而境內吏民之所當敬修其壇壝潔其牲幣而事之而向之所謂淫昏之鬼者真不足信矣如是則人情世教或自此而變之則神之惠又不但一雨而已矣如其不然則是雲雷之澤神其不司之旱乾之虐神實不恤之天命之職可怠而曠之惑邪之俗可助而成之又何望焉又何望焉敢告

題高允圖後

人之制行近於當理者多矣欲必其制行之初真見義理之當然而斷然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則未易知也然攷其平生則心術之微亦有不可得而掩者矣如高允中情之直亮蓋其生質之本然其設心處事必非善為僥倖委曲之人也如勸翟黒子有罪首實亦以義理之當然爾而作史者遽繼之以廉或見原之語則所謂首實者乃所以為僥倖之資也至於史事不欺則又以謂

恐負翟黑子故則允之所以為是非以義理之當然第以此爾此皆史臣不明義理而於遺辭之際輕為增損往往使人忠亮之心不洒然於天地間非止允一端而已讀史者亦（一無亦字）不可不知也

書東坡傳神記後

形神之所寓也形不同焉而神亦與之異矣予嘗愛韓魏公記北岳廟之言曰嶄然而石坳然而谷泉焉而衆派別林焉而萬榦擢岳之形也倐霽忽冥伏珍見祥喜

焉而風雨時怒焉而雷雹發岳之神也予謂惟是形則有是神於是形而求是神則得之不於是形而求是神則不得也是以公又曰廟而祭焉非古也嗚呼廟而祭焉雖非古也苟即其形而求其形之精神聚之一室而致禱焉則猶方坎圜丘壇以四望之遺意也至廟而像之以人被之衮冕而王之帝之形則人衣冠則人名則人之稱而岳烏乎在於是而求岳之人亦難矣人之祭也主以别名氏尸以會精神蓋子孫則祖考精神之餘

也其祭社也即其地而表以樹而主乎石焉蓋植物之根乎土土地精神之發見者而石則土之類也是以得其神焉豈惟是也喪禮之服必其人之衣溫公藏祖考手澤遺文於其廟而祭之蓋以精神嘗在乎此也豈惟是也禮文制度亦必有精神之所安者如身為士而席則大夫祭為卿而樂則天子固已居之而不安聞之而不享至於昔焉而席地今焉而匐伏理有可疑神亦烏得而流通也哉由是而推之凡像設之末極其精而苟

簡於習俗者皆不若無像設之為愈也而程子神女衣冠之辨土木人身求雨露之設盖為一髭髮之語相為發明其亦精矣滹南王氏妄為辨論以譏之彼亦烏知所説之所謂哉田景延嘗為先人作大小二像不惟極其形似併與夫東坡所謂意思者而得之是以予於禰祭特用之夫畫形似可以力求而意思者必至於形似之極而後可以心會焉非形似之外又有所謂意思者也亦下學而上達也予去歲題一畫卷云烟影天機滅

沒邊誰從毫末出清妍畫家也有清談獘到處南華一嗒然此又可爲學形似而不至者之戒也予既作三詩以贈之而復書此說於所藏郝奉使所書東坡傳記後云至元十二年三月望日書

書康節詩後

物齊也齊之則不齊矣猶之東西也東自東而西自西固不齊也然東人之西則西人之東也是曰東亦可曰西亦可則是未始不齊也然東西之形既立指其西而

謂之曰東則為東者必將起而爭之而不齊者出矣不齊之則物將自齊而平矣東也西也吾立於中而制其東西焉如是則謂之無所著可也一有所著則不西而東矣謂之無所著可乎彼空將無所著也一倚於空獨非著乎此程子深有取於邵子之言也然彼為其説者曰是不足以破吾説也吾曰齊固未甞齊夫物也吾曰空固未甞著夫空也噫悠謬輾轉愈遁而愈無實也

書王維集後

維與鄭虔同以能詩與畫名當世後又同事賊賊平復同以畫得苟免死而鄭相如者固嘗言虔當汙偽官然復云顧守節可免夫仁義禮智天道固有所謂命者而其義之於君臣有不能盡者彼善術者或於其氣運之間有可以推而知之者然其曰守節則可免則是有性焉而已矣陳圖南謂种放晚節當不建初謂敬慎則不失亦此意也是彼為術者固亦必以人事為主而不專以數矣因表而出之於此云

跋朱文公傑然直方二帖真蹟後

先生傑然直方二帖郝奉使得之儀真予觀其詞旨筆勢則跨越古今開闔宇宙荊公實不足以當之而其頹然其順浩然其歸方康節檢束之時蓋亦無有也書法自漢魏而下壞於晉宋極於黄米此先生千古絶紘之論觀者以此意求之或有感焉而於其讀先生之書而得其心則視凡世俗之所為學者皆在百尺樓下矣又豈但書法而已乎至元丁丑八月壬戌日書

跋懷素藏真律公二帖

顔魯公自其九世祖騰之至公以能書名天下者凡十人而顔頵不與焉其淵源已如此而其父已傳法於殷仲容而公又會意於張長史今見懷素此帖所云則知父之講習於師友者又如此嗚呼書一藝也必欲其精而猶如是矧其大者乎帖後有文潞公呂汲公趙懿簡劉忠肅諸公元祐四年跋語是年潞公以年老平章軍國事方辭去不得而汲公為宰相懿簡公為樞密忠肅

公為御史吁亦盛矣哉後游師雄刻此帖於長安則八年九月也宣仁后實以是月崩而明年已非元祐矣宋之治亂於此焉分又所以發予之歎也此雖一帖而有可鑒者二故併書於後以待覽者云至元丁丑七月己亥書

書王子端草書後

子端振衣起遼海後學一變爭奇新黄山鸞嘆竹谿泣鍾鼎騷雅潛精神黙翁語也雪溪仙人詩骨清畫筆尚

餘詩典刑聲光舊塞天壞破議論今著兒曹輕遺山語也二公之言必有能辨之者東坡謂書至於顔柳而鍾王之法益微詩至於李杜而魏晉以来高風絶塵亦少衰矣朱文公亦以為然而默翁蓋知此者是以不取於子端也安得如默翁者而與之論書至元十五年正月二十三日書

題遼金以来諸人詞翰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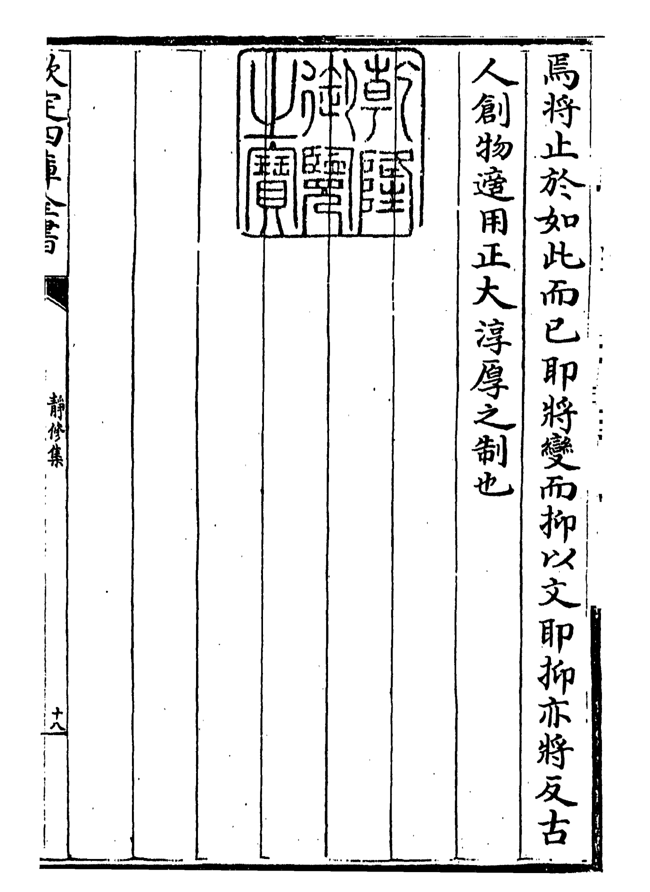
遼誥勅一卷金正隆詞人製作附今姚實諸人跋語一

卷予觀之謂遼金迄今自北而南漸以大其文物之變也亦然劉基題

題婁生平鈒模本後

銀工婁生平鈒墨本前人題誌莫不以為天下之絶巧也夫以人心之靈有可以參天地而賛化育者存苟專力於一藝其精密神功亦何不至此固無足怪焉予所感者自汙尊抔飲而有器皿自器皿而有文飾自文飾而有如此至有如此者致其世尚未遠也而來者無窮

焉將止於如此而已耶將變而抑以文耶抑亦將反古
人創物適用正大淳厚之制也



静脩集卷十二